



中聯

之聲

會址：三峇旺律 54 號

電話：31866

(非賣品)

發揚三八精神培養革命品質

★ 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 ★

一年一度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又到來了，全世界的勞動婦女們都熱烈的迎接這個偉大節日的到來，並以不同的形式來紀念她，特別是那些已經解放的國家之婦女們更是熱烈的紀念這個節日。同樣的在英帝國主義及東，李反動傀儡集團統治下的馬來亞婦女們，也不能例外的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以各種不同的集會形式來紀念這偉大的節日。

儘管多年來東，李反動傀儡集團企圖壓制我國婦女紀念這個節日的精力，以及企圖把這個偉大的節日從馬來亞婦女中消失掉；然而他們的企圖終於不得逞，這就顯示出我們馬來亞婦女們那種不可抗拒的偉大力量，顯示出在馬來亞婦女中潛在着不可磨滅的革命毅力。偉大的“三·八”精神正不斷的啓發這股潛在的革命力量。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人民的年代，是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群起反壓迫，反剝削展開轟轟烈烈鬥爭的年代，是英美帝國主義及其夥友，傀儡政權走向滅亡的年代。在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圍擊下，美帝國主義者這隻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最終必定被殲滅在人民的仇恨怒火中，是帝國主義代表腐朽沒落性所難逃的命運。從越南民族解放運動中，人民英勇作戰節節勝利完全証明了這一點。

美帝國主義及其夥友，傀儡政權面臨着節節失敗，正在作垂死的掙扎，妄圖擴大越南戰爭來擺脫其窘困之境地。因此便與英帝國主義聯手合作，在東南亞地區設立一道軍事防線，竭盡所能進行包圍侵略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及壓制東南亞各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陰謀——“馬來西亞”就是英帝國主義者企圖壓制日益高張的人民革命情

感下而組成的。但是，由於“馬來西亞”是具有極其反動本質，是殖民地主義的毒瘤，因此，它的成立只有加深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更猛烈的反抗情緒。為了緩和人民反抗“大馬”的情緒，於是新加坡又在英美帝國主義者重新安排下而宣告所謂假獨立。然而，同樣的假獨立也騙不了我們馬來亞人民，它很快的就被暴露出來，特別是社陣杯葛“國會”和各國的補選之行動，更是暴露假獨立的本質和虛偽的“議會民主”。

在這二十世紀偉大的革命時代裡，人類偉大的智慧是主宰世界的一切，和征服整個宇宙的力量。而與人民為敵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又能算是什麼東西呢？原來這隻不過是一隻紙老虎。

處在這個革命潮流洶湧澎湃的偉大時代裡。有些國家的婦女們已隨着社會的改變而獲得徹底的解放，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的婦女與男性負起同樣的生產建設工作任務，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力，在婚姻上獲得完全自主，在意識上擺脫了一切任人奴役和剝削的思想，這一切現實大大的鼓舞着正在水深火熱的生活中展開戰鬥的婦女們。尤其越南的婦女們更是英勇無比地站在同美帝國主義者作戰的最前線，有的在翻村越林的持槍衝鋒，有的在敵人心臟地投彈犧牲，這些

(轉入第六版)

严厉譴責行動黨政府无理

逮捕我會總務黃岳鵬全心

★呼吁木器工友加強團結堅持鬥爭★

二月二日下午一點，行動黨傀儡政府又出動了大批特務狗腿到沈氏大道183號（我會總務工作地點）橫蠻無理的逮捕了我會現任（第十一屆）總務黃岳鵬同志。這是行動黨長期以來鎮壓工人階級和破壞左翼運動的法西斯手段。對此，我們嚴正的聲明：強烈抗議和譴責行動黨政權的法西斯罪行！

自從星洲退出“大馬”而所謂“獨立”以來，並沒有停止過行動黨長期以來鎮壓工人運動和人民進步運動；反而這種法西斯鎮壓行動有過之而不及，如公然派大批軍警進襲南大學府，毆打和逮捕南大學生，封閉校友會，連續不斷的逮捕各工會的負責人，以及今天在光天化日底下政治部人員祕密綁架似的逮捕我會總務黃岳鵬同志。行動黨傀儡政府，以為通過這種法西斯的逮捕和壓制行動就能夠緩和工人和人民的反抗情緒，以為這樣就可以強迫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承認其假“獨立”的星加坡。但是，現實的反應不但行動黨這種企圖不能得逞，相反，行動黨所幹下這種赤裸裸的舉行，只能進一步更徹底的暴露假“獨立”和行動黨反人民的本質，反而只能加強人民的不滿與反捕的情緒。

目前行動黨傀儡政權，不但通過了各種法令來壓制和束縛職工會的活動，特別是最近在所謂“國會”通過的職工會修正法案；同時任意的逮捕工會負責人。對於行動黨這種野蠻無理的逮捕和壓制行動，我們並不感到驚奇，因為這是所有反動政權的共同本質。但是對這種長期無限制的逮捕行動，以及破壞和搗亂工會執行其日常的職務，不能不令我們特別關注和考慮：我們保持沉默的價值！

在此，我們嚴正的要求行動黨傀儡政權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我會總務黃岳鵬同志，否則你們要負起由此可能引起的任何嚴重後果，我們木器工友是不會對此事保持沉默的。同時我們呼籲木器工友提高警惕，加強團結，站穩立場，隨時響應工會可能發出任何的號召，為反擊行動黨法西斯罪行而堅持不懈的鬥爭！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

星洲木器工友聯合會

(下
事)

遜視行動黨的職工會修正法案

自從反動行動黨政權宣佈星加坡所謂“獨立”後，利用其壓迫人民的工具“國會”，通過一連串的反人民政策措施，企圖使其獨裁統治成為合理化。“職工會修正法案”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了。

儘管反動李光耀集團如何大吹大擂其“工業化計劃”，其實它是勾結外國資產集團榨取本地人民血汗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壓低工資，物價高漲，致使人民怨聲載道，“工業化”的反動本質早已赤裸裸暴露無遺了。由於英馬星反動政權强行“馬來西亞”造成更惡劣的經濟危機，

（轉入第十版）

再从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談起

(天元)

關於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的問題，在“木聯之聲”第十一期曾經刊登了一篇文章，正確的闡明了我們的觀點，同時也批駁了那些錯誤的觀點。續後一些兄弟工團和左翼人士對這個問題也發表自己的意見。從所有有關這方面的意見中，我們發現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之間仍然存有分歧的。這種分歧有些可能是因為我們之間的觀點本來就有不同，有些可能是誤解我們的觀點而引起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在這裡作一些澄清，以及由此而引起其他一些問題闡明我們的觀點。

一、我們對工運的獨立性和主動性的基本看法

關於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問題，在“木聯之聲”第十一期所發表的一篇“從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談起”的文章，這篇文章闡明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看法。在此我們進一步來闡述我們的觀點。

在那篇文章中，我們着重的指出：(一)關於“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是左派職工會一路來處理與反動派和一切右翼投機政黨之間的關係的原則，以保持左派工運的純潔性，避免給反動派和其他投機政黨的利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警惕性。只有這樣，左派職工會才有可能執行自己的任務。(二)按照這個原則，左派工運有權力參予或支持任何一個為工人和勞動人民服務的左派政黨，而不是脫離政治。(三)如果把這個原則用到處理與左派政黨的關係上來，那麼除非我們認定這個左派政黨已經變質，否則左派職工會就不應該向左派政黨提出什麼堅持工運的獨立性或主動性的原則。因為作為左派的職工會與左派政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基本是一致的，沒有什麼所謂“獨立”的。也就是說對反動派或其他機會主義政黨來說是獨立的，對左派政黨來說是一致或統一的，當然這是指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四)單純以組織系統的原則上來說，在任何的情況下，凡是屬於職工會內部的事務或職權範圍內的問題，職工會都保有自己的獨立性與主動性。所以，我們並沒有完全否認工運應有獨立性與主動性，這不僅是工運，而且任何組織單位或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獨立性與主動性。我們不知道一些人是誤解

還是有意歪曲我們的看法，以為我們把工會當作政黨（社陣）的支部來看待呢？我們希望他們認真的研究我們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文章（第十一期“木聯之聲”）。

關於誰是左翼陣營團結核心問題，我們在第十一期的文章中指出：(一)從階級上來說，工人階級是左翼陣營團結的核心，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左派工運是左翼陣營團結的核心。(二)從組織上而言，左派政黨是左翼陣營團結的核心。這兩個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我們這樣分析，不但使人們更具體的認識這個問題，同時這種分析更科學。顯然有些人已經從形而上學的觀點來分析這個問題。他們以為工人階級是左翼運動團結的核心，是左翼陣營的領導者，而職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而且是最單純的組織，因此職工會就是左翼陣營團結的核心及領導者，這種觀點，馬上否定了左派政黨的領導權。

我們都承認工人階級是左翼陣營團結的核心，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夠體現和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沒有別的，只能是通過組織。如果沒有組織，就不可能產生領導權，什麼領導呢？基本上有兩種即工會與政黨的組織。在這兩種組織形式中，由於工會主要的任務是經濟鬥爭，所爭取的利益主要是工友們的利益，而且是暫時的。因此它的領導地位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當然也就不可能在左翼運動中佔領導地位，也不可能成為左翼陣營團結的核心，儘管它的成員純粹都是工人階級份子。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左派政黨才有可能在左翼運動中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因而政黨也就必然是左翼陣營團結的核心。在整個工人運動史上，還沒有過工

(轉入第四版)

(接第三版)

人階級的解放是由職工會來領導的，也沒有一個左派工會可以獨立的宣揚自己所謂“獨立”的政治綱領的。

(二) 怎樣評判一個政黨的階級性呢？

有人談到“工運應該不應該接受政黨的領導”時說：“如果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如果這個政黨是由工人階級中最有覺悟的，最優秀的代表所組成和領導的，那麼，工人運動無疑必須接受這個政黨的領導”，以及“是不是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建立起來的隊伍，是不是用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與世界觀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幹部並指導鬥爭”，而社陣與人民黨“還沒有成為那樣的政黨”。他們進一步分析說：“社陣和人民黨都是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的政黨”，“而不是工人階級自己獨立單一的政黨”，“當然我們不否認有單純一個階級組成的政黨（如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引自書報工會會訊第九期論工運的獨立性及其他）。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鞋業工聯會的會訊也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關於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的爭論的探討”，文章談到：“……應該不應該無條件的接受這個政黨的領導，應該看看這個政黨是不是屬於工人階級自己單一階級的政黨”。根據這種分析，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必須是單純由工人階級分子組成的（當然要有工人階級的理論來武裝自己），社陣和人民黨不是單純由工人階級分子所組成的，因此她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顯然這又是形而上學的觀點。

先讓我們談關於怎樣評判一個政黨的階級性質先，然後才談社陣和人民黨是屬於什麼階級的。

我們認為，用那樣的觀點來評判一個政黨的階級性質是不對的。（一）今天在全世界的範圍內，也許都找不到一個工人階級政黨是單純由工人階級分子組成，即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政黨是單純由工人階級分子組成的。從目前各國的政黨來看，英國工黨可以說工人階級分子的成份佔最多，但也還不是單純的，即佔百份之九十五至九十五巴山（人旁）。（二）英國工黨的黨員佔九

十五至九十五巴山（人旁）是工人階級分子，但是它所走的路線是資本主義以至帝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佔百分之八十是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的，但她所走的路線是工人階級的。這兩個簡單的例子，可駁倒了上述那些錯誤的論點，也說明了一切。

那麼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標準是什麼呢？我們以為：（一）當然這個政黨必須要有工人階級分子組成，（二）這個政黨所闡明的綱領，政策，方針，必須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為工人階級服務的，（三）必須以工人階級的理論來武裝自己，（四）領導層的思想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的思想。凡是具備了這四點，基本上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反之就是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政黨，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沒有一種超階級的政黨了。

(三) 社陣和人民黨是

屬於什麼階級的呢？

要了解這兩個政黨的階級性質，並不難，只要我們根據上述四點標準來分析。顯然從社陣和人民黨目前所實行的政策路線，基本上是符合上述四點標準的，當然也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如果要否定這一點，除非能夠先否定這兩個政黨目前所闡明的政策路線和領導層的思想路線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今天的社陣和人民黨無論在組織上，素質上和紀律上都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工人階級政黨，也不是馬來亞唯一的工人階級政黨。甚至也有可能蛻變為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政黨，如目前馬來亞勞工黨就是一個例子。

這兩個政黨，在目前的客觀環境和歷史條件下，負有她的歷史任務，即爭取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以及對英美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以便促進馬來亞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解放運動和革命事業。為適應它的歷史任務，所以我們通常以“左派政黨”這一概念來稱呼它。所謂“左派”就是指那些凡是進步的政黨和其他各種的組織，以及個人，事實就是如此；目前最能夠公開表達我們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意見的，也就是這兩個政黨，因此它當然是目前整個左翼運動的領導者，但是也不是絕對的領導者，總之，目前左翼運動的領導權絕對不是職工會

(轉入第十版)

從目前馬來亞的左翼政黨談到

等組成的左翼政黨的阴谋

保民

十多年來，在馬來亞憲制鬥爭的舞台上，出現了不少的政黨，但是能夠真正代表馬來亞人民，領導馬來亞各族人民堅持反英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政權，以實現祖國的自由、民主、解放，獨立與統一的左翼政黨並不多。目前最具有歷史性的左翼政黨就是星洲的社陣和人民黨，及聯邦的勞工黨和人民黨。

由於左翼政黨一向來都堅定不移的領導人民反壓迫反剝削，爭取馬來亞各族人民的自由與解放，爭取馬來亞的獨立與統一而鬥爭。因而英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長期以來對左翼政黨進行無理與野蠻的暴力鎮壓，以達至其挫折與破壞左翼政黨，以至變質左翼政黨的目的。除了以暴力的壓制外，同時還竭盡所能地從內部來顛覆和誤導一些群衆（主要是在思想上誤導）。特別是在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組成後，反動派壓制和對付左翼政黨和整個左翼運動的手段比過去越來越瘋狂。因為“馬來西亞”的成立不但不能緩和以及壓制馬來亞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爭取解放運動的革命浪潮，反而加速了革命的進展。這是英帝國主義對“馬來西亞”成立後的形勢錯誤估計。所以他們會不擇手段的來對付左翼政黨（包括左翼其他組織）。他們企圖通過威脅和強制人民和左翼政黨接受“馬來西亞”，同樣的他們也企圖通過威脅和強制人民和左翼政黨接受星洲的假“獨立”。在這種情況下，敢不敢站穩和堅持一貫來左翼政黨的立場和原則，在各個問題上與反動派劃分界線，與他們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是每一個左翼政黨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也是每一個左翼政黨面臨之考驗。能夠克服難中難，方為堅中堅。

然而令我們遺憾的是，目前某些左翼政黨已經越來越脫離了作為一個左翼政黨的風格，因為這些政黨的某些領導人已經公然的採取機會主義的路線。如魏利煌，林建壽，陳志勤等就是機會主義的代表。他們接受“馬來西亞”和星洲假“獨立”是一個“既成的事實”，他們極力阻止和壓制黨員及群衆

的鬥爭，特別是壓制霹靂州居民的鬥爭，特別是魏利煌還出來為高、蔣叛徒撐腰，頂台柱呢！現在那些領導人更公然的與那些形形式式的機會主義者混在一起了。

對這些領導人今天所採取的路線，我們並不會感到偶然，因為他們這種思想早就存在的了，而且人們也早就知道的了。過去由於形勢所迫，致使他們不敢太過公然的採取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現在由於反動派長期進行不間斷的鎮壓和破壞，不少堅貞的領導人和幹部已經被無理的逮捕或追捕，因而使他們方便的改變黨的政策，引合他們一小撮的機會主義路線。當然這也不過是左翼運動的一個小插曲，它決不能阻撓馬來亞人民革命的歷史進程。

目前唯有星洲的社陣和人民黨是始終不渝的站穩和堅持左翼的立場和原則，繼續領導和推動馬來亞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事業。在各個具體的問題上與反動派劃分界線，與他們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而不是只是抽象的高喊反殖反帝反“大馬”（像目前一些機會主義者那樣）。應而社陣和人民黨已成為反動派的主要威脅，特別是對行動黨的威脅。

正因為如此，行動黨政權無所不用其極的打擊社陣和人民黨，特別是對社陣。他們明的暗的都一齊來，硬的軟的都同時到，無不都是要達到瓦解社陣的目的。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和警惕的是，從最近一連串變質分子的“公開聲明”和高、蔣背叛社陣的事件中，使我們懷疑英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正在左翼的隊伍裡廣泛的散播修正主義思想理論，以便誤導和軟化人民反帝反殖反大

(轉入第六版)

(接第五版)

馬的革命精神。但是社陣和人民黨却堅定不移的站穩和堅持左翼一貫的立場和原則，在思想上擊潰了反動派一連串以明的和暗的進攻，大大的提高了群衆的思想水平，特別是廣大的幹部。使群衆不僅懂得同反動派進行鬥爭，同時也使廣大群衆，特別是幹部學會同那些披着左派的外衣的機會主義思想進行鬥爭。

顯然，反動派企圖瓦解社陣，控制人民黨的計劃已經失敗了。而社陣却能在重重(內外)的圍攻之下，保持堅定，一手招架，一手還擊——一杯葛“國會”，暴露和不承認星洲的假“獨立”，同時與人民黨連同杯葛紅山的補選。這一着正擊中了行動黨的要害，它不僅是暴露了假“獨立”，同時暴露了西方“議會民主”的虛偽本質，大大的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覺悟。下一步社陣和人民黨究竟要跑那一步棋呢？這是行動黨反動政權不能不作充分估計和準備的。

很明顯的，行動黨人已充份的利用了左翼一些犯錯誤和堅持錯誤的人士，打擊目前社陣所堅持的正確路線，並且配合了監牢內的那些無恥的變質和投降份子，黨內的叛徒和形形式式的機會主義者，組成反社陣的大合唱和“統一戰線”。但是儘管如此，在思想上它却不能動搖社陣。因此行動黨很迫切需要策動一些人士，籌組一個偽左翼“政黨”，以對抗社陣和人民黨，充當行動黨政權的“忠實”反對黨，以及為未來的大選作好準備。

我們拿最近所發生的事件聯繫起來，就不難發現其中的共同點，即攻擊社陣。但是他們的估計又是錯誤了，群衆的反應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他們想通過一些新聞來製造對其有利的“形勢”。然而形勢是有了，可是對反動派並沒有利，相反的這種形勢反而對左翼有利，使左翼有時間充份的暴露它。它(偽左翼政黨)的頭腦還沒有完全伸出來就已經被“金箍棒”打到縮回去了。現在這個所謂“左翼新政黨”的籌組已經面對了困難。不組嗎又不行，要組嗎

又難找出適當的“人物”，以及它的價值和作用又有多少呢？能不能像他們想像的那樣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誤導一部份人士呢？如果不能達到其目的，反而可能進一步自我暴露一些本來還沒有被暴露的“人物”，那不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嗎？所有這些，都是行動黨一些策劃“人物”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行動黨利用了一些報章報導什麼“一些脫離社陣控制的工會準備出面組織左翼政黨”的新聞，企圖騙取工友們的支持。但是我們的工友是不會受行動黨所誤導的，特別是作為一個左翼工會的負責人，更不可能像他們所報導的那樣。如果真的是有任何一個左翼工會的領導人“出面”籌組所謂“左翼政黨”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斷定他基本上就不是左翼份子，而我們也相信其屬下的會員也不會寬恕他的。當然我們不能不提防像高，蔣的類似事件可能在工園內發生，這是左翼工會的領導人和幹部必須加以警惕的！

在此我們呼籲馬來西亞全體左翼幹部和人士，堅決站穩立場，堅持原則與左翼隊伍內外的機會主義者和機會主義思想展開堅決鬥爭！如果我們不與機會主義展開鬥爭，那麼大喊反殖反帝反大馬是空洞的，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必須把兩者緊密結合起來，向它展開鬥爭，同時必須隨時隨地提防敵人利用修正主義的思想理

論來誤導左翼運動的陰謀，我們必須努力去暴露這些陰謀！

oooooooooooooooooooo

(接自第七版)☆評行動黨政權實施“工作准証”制的陰謀和目的☆

立與統一的理想和願望。唯有實現了這個願望，壓在工人身上的大石頭才能真正的被翻開。

目前有不少工友對“工作准証”正在採取抵制的態度，這是值得我們工會領導人注意的！

最後讓我們團結起來徹底揭露和粉碎行動黨的迫害陰謀！

oooooooooooooooooooo

(接第一版)

☆發揚“三·八”精神

培養革命品質☆

英勇的越南婦女是所有婦女們的學習的好榜樣，同時也說明了婦女唯有投身在鬥爭中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這也是時代賦予婦女們神聖而不可推卸的任務。

我國的婦女由於長期以來處於被壓迫及剝削底下，在思想覺悟上還是相當落後，廣大的婦女還沒有被組織起來，婦女運動不能更好地展開，這當然與整個民族民主運動是有着息息相關的，是有客觀因素的。由於婦女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一部份，如果佔人口半數的婦女們都覺悟起來，組織起來，就形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這是英帝國主義者及一切剝削者異常懼怕的力量，因此英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時時刻刻都在肆意消滅這股強大的力量，和壓制一切進步運動的力量。許多婦女領導人被反動派肆意的迫害，逮捕，驅逐出境等事件不斷地發生，這就是歷史造成的一個客觀因素。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主觀的努力不夠，有不少進步婦女仍然不能發揮其革命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

有不少的婦女因缺乏政治認識，在鬥爭中看不到前途而退却，頹喪，

(轉入第九版)

評行動黨政執大施 工作準証制的陰謀和目的

正當目前宣佈假“獨立”後不久，行動黨反動傀儡政權在社陣和全體人民堅決反對和杯葛“國會”會議底下，又利用這個所謂“國會”通過一連串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法案，特別是通過了壓迫與剝削我們工人階級的法案，如“工業關係修正法案”，“職工會修正法案”，“就業條例法案”等。這些法案都是配合着行動黨反動傀儡全面“控制”與壓迫及剝削星洲人民而進行的。

根據“就業條例法案”的主要內容規定：(一)凡是非星洲公民的工人都要領取“工作准証”，否則就不能工作，(二)政府官員(職業總監)可以隨時取消工人或包工者的“工作准証”，而(職業總監)是受部長指揮的，部長有最高的採奪和生殺權；(三)如果一位工人或包工者的“工作准証”已被政府取消，那麼這位工人或包工者即被老板開除；(四)一旦一位工人或包工者的“工作准証”被政府取消，而遭到老板開除的話，那麼工會不得代表這位被開除的工友向資方交涉和談判，以及不得採取任何形式的“工業行動”，同時也不能以此作為勞資糾紛的主題來處理，也不得向資方提出任何形式的賠償；(五)“工作准証”有效期僅限於一年，以及所發出之准証所記載有關行業或工作的範圍內。換言之凡是要改行換業及每一年都要向行動黨傀儡政權當局從新領取新的准証；(六)如果違反這個法令所規定者將被罰款不超過一千元或監禁不超過六個月或兩者兼施。

從這個法案的主要內容裡，我們就不難看出行動黨反動集團所施行的“工作准証”制的陰謀和目的是什麼了。很明顯的，(一)分裂工友的團結。這種分裂是兩重性的，即利用“非公民”作為藉口，來分離星洲和聯邦工人的緊密團結，使星洲工人兄弟產生懷疑，以為失業是因為聯邦的工人來星洲搶去其職業的原故，因而對聯邦

工會的基層組織；這與“工業關係修正法案”及“新興工業法令”限制工人參加工會的權力結合起來，就形成了全面壓制和削弱職工會的組織了。

(二)操縱工友的生活，工作，思想權力。由於工友要依靠“工作准証”來工作和謀生的，而行動政府却有權在任何情況下取消工友的“工作准証”，因此只要這位工友不支持行動黨的政策或參與於人民進步運動的話，那麼其准証就可能被取消。所以“工作准証”實際上就操縱了工友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的生殺權力。同樣的那些是星公民的工友，只要行動黨取消其公民權，那麼他的處境也就與那些所謂非“公民”的處境是沒有什麼兩樣的。特別是那些在經濟上與政府沒有關係更是“危險”。

(三)鞏固行動黨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行動黨企圖以對付“非公民”的手段來爭取星公民的支持；同時也企圖以對付“非公民”的手段來緩和星洲的失業浪潮，取消勞資關係，並且把人民對行動黨的不滿和反抗的情緒轉移到聯邦的聯盟身上去，以便藉此來鞏固其政治和經濟地位。

以上就是行動黨搞出“工作准証”的主要陰謀和目的了。但是我們要指出，行動黨休想達其目的，他們這樣做不過把多一鎖鍊套在他的肩膀上，使他樹立起更多的敵人。今天要打倒行動黨和聯邦政權的，不是單單那些有“公民權”者，而且是包括那些絕大多數的所謂“非公民”的馬來亞人民。

在此我們要提醒工友們，不要單單從一方面來看行動黨的反動本質，而應該從多方面來看它。“工作准証”只是在壓制和剝削我們工人階級的一部份，同時也並不因此就滿足了行動黨反動政權的要求。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在各個方面配合全馬來亞人民的解放鬥爭，才有可能徹底的打倒英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偽儒集團，實現祖國的自由，民主，獨立。

(轉入第六版)

工人產生惡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分裂廠內工友的團結。因為在“工作准証”制的情況下，如果這位工友的准証被政府取消而遭資方開除，工會却無權過問的話，那麼領有“工作准証”的工友就自然的會脫離工會，造成與其他工友(星公民)互相隔絕，因而造成分裂廠內工友的組織。同時政府更可以利用這個“工作准証”威脅工友不得參加真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工會。

(四)削弱左翼職工會的組織。由於該法案裡面規定，如果一位工友的准証被政府取消而遭資方開除，作為代表工友的職工會却無權過問。因此今後只要老板要開除工友，就可以先通過政府取消其准証，因而工會就將失去在這個問題上發揮其權力。我們都知道，由於星洲是馬來亞領土的一部份，而馬來亞的領土是由聯合邦的十一州和星洲所組成的。馬來亞各地的工人一路來都是來來往往，有不少在星洲出身的工人在其他州工作，也有不少其他州出生的工人在星洲工作。因此“工作准証”的實施不僅使其他州來星做工的工人失去參加工會的權益，而且也直接的削弱星洲左翼職工會的組織。這同職工會修正法案是互相配合的。職工會修正法案是削弱工會的領導層；工作准証(就業條例法案)是削

六工團聯合聲明 嚴厲譴責高、蔣之背叛行為

星洲六間左翼工團：縫業工聯合會、木器工聯合會、理電髮工聯合會、茶餐酒吧工聯合會、黃梨工聯合會、和電訊工聯合會於一月十五日聯合發表聲明，嚴厲譴責高棋生及蔣清潭的背叛行為，聲明全文如下：

我們六工團，謹以最嚴厲的態度，譴責高棋生及蔣清潭二人的背叛行為。我們認為，他們對左翼運動及全體人民的出賣行為，比任何變節者都來得可恥，也比任何時候都來得嚴重。叛徒們利用這個行動黨大力鎮壓左翼運動的時刻發動叛變，似乎以為可以使整個左翼運動從此一蹶不振，然而，他們却完全失敗了。

他們兩人不顧自打嘴巴的羞恥，公然聲明承認新加坡的「獨立」，並且大力讚揚行動黨用以欺騙世人的所謂不結盟外交政策。他們雖然要盡力把「假獨立」說成「真獨立」，但事實却一點一點地批駁了他們的謊言。第一個人民大眾所見到的事實是：作為一個號稱「獨立」的新加坡，它連和外國建立友好關係以及互相貿易，都必須為「馬來西亞」所同意；第二件不可辯駁的事實就是：英國及「馬來西亞」的軍事基地和軍隊今天仍舊駐留在新加坡，新加坡仍舊必須受英馬聯防協定的約束，「新加坡的軍團是有義務聽命於英國及「馬來西亞」的指揮」；第三，獨立協議甚至明白規定「雙方保證不與外國簽訂任何可能損害及雙方獨立和國土防衛的條約或協定」，這包括軍事，外交、經濟、貿易。簡單說，新加坡的一舉一動都沒有自主權。這些事實既然還一一存在而沒有絲毫改變，新加坡怎能稱為獨立國？至於說什麼「不結盟外交政策」，高棋生自己也說過：「行動黨目前所作的努力，正是照顧英國利益」（見高棋生去年九月九日在廠商工聯合會的演詞）、何況今天事實擺在眼前：行動黨繼續在協助英帝國主義鎮壓北婆人民的解放斗争，這又何來「不結盟外交政策」？

我們認為，高蔣二人的聲明，是十足的叛徒言論。他們以不同意社陣的政策為理由而宣佈退黨，正足以證明社陣的政策是正確的，是反動派所痛恨的。事實就是這樣，行動黨自從

宣佈新加坡「獨立」後，它的法西斯統治是比以前更嚴厲了，許多愛國人士都遭受無理逮捕，許多進步團體都被無理封閉，甚至南生也因維護他們讀書權利而被開除，被監禁。原來用以辯論國家問題的立法議會，變成了行動黨壓制人民的樹膠印，許多聯邦出生的新加坡工人，就將在這個立法議會的立法下面臨失業的危機。我們認為，在這種法西的獨裁統治下，社陣所採取的抵制“國會”和抵制紅山區補選的行動完全正確的。因此，我們全力支持社陣目前的抵制行動以及對舉行公平民主大選所提出的八個最底條件。

此外，我們認為，鑑於目前的立法議會已經沒有反對黨，行動黨將可能成立一個標榜左翼的外圍政黨，藉以作為「議會民主制度的點綴品」，因此，如果今後有某些標榜左翼的新政黨出現，我們希望全體人民都能加倍警惕，慎勿受其誤導。我們也希望所有人民應在此嚴重的時刻，時時提高警惕，注意可能有的為高，蔣等叛徒打掩護或鋪路的行動。

我們謹此呼籲全馬左翼運動，在今後的鬥爭中，應注意類似林煥文、高棋生以及蔣清潭等內部敵人的分裂活動，堅持反帝，反殖反“大馬”，反“假獨立”的鬥爭。

會務動態

我会決按月援助

黃岳鵬家屬

正當馬來亞人民以憤怒的心情紀念二·二大逮捕慘案之際，行動黨傀儡政權却不顧民意，在光天化日下派出大批特務走狗們，包圍了沈氏大道永新木器工場，無理的逮捕了我會總務黃岳鵬同志，並且還到其住家恐嚇其家屬，這種惡毒的手段，是每位有正義感的人所不能容忍的。（聲明見第二版。）

因此，我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二月份常月會議上，決定在黃岳鵬被捕期間發動執委幹事，會友及各股活動成員按月樂捐，援助其家屬。

「三·八」聯歡會

定十二月舉行

一年一度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已經來臨了，我會屬下宣教委員會為了紀念這個富有戰鬥性的偉大節日，將準備作熱烈的慶祝，除了聯合全星左翼工團於當晚在廠商工聯會會所慶祝外，同時也決定於三月十二日晚上在本會會所舉行聯歡會，並備有精彩節目和豐富的茶點。希望會友向有關負責人領取茶券（每張三角）。出版股也於“三·八”當天出版婦女專欄。

（接自第六版）☆☆發揚三八精神

培養革命品質☆☆

陷入個人生活的小圈子裡，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現象。還有目前左翼運動內部存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這種思想不但嚴重地影響到整個左翼運動，同時也影響到婦女運動的發展。有些女幹部由於看不到事情的本質而感到灰心失望，甚至有放棄工作和脫離組織的表現，所有這些都是現實造成和主觀不夠努力的因素。當然我們也有不少的婦女們正在為着祖國（馬來亞）的自由與解放，為着迎接勝利的明天，而自強不息的，在最

艱難的掙扎中，英勇的戰鬥！使我國千千萬萬的姐妹們因為她們（正在英勇戰鬥的婦女們）的英雄氣魄而感到自豪和驕傲。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婦女運動是我國社會運動最弱的一環，也是目前左翼運動急迫的任務，所以必須要在左翼運動中樹立起正確的政治思想領導，從各工廠單位把廣大的勞動婦女組織和教育起來，正視及批判婦女幹部一路來的依賴少根性與虛榮的心理，樹立敢于斗争，敢于勝利的無產階級思想，從繁瑣的家庭工作擺脫

放映電影——

——籌募福利金

片名：野豬林，哥哥和妹妹

我會為了要鞏固及加強經濟基礎，以及歡慶“三·八”婦女節，中委會已經決定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假鑾華世界（即前快樂世界）內之新快樂，新勝利，新銀國三大戲院放映電影籌募福利基金，據電影小組負責人的透露，目前的票已几乎發完。

該小組為了進一步加強及鼓起幹事們的售票熱誠，已決定展開售票競賽，凡是售票成績超過二百八十元者，將會得到特別名貴的獎品，同時也有優勝獎和安慰獎。

第七小組籌備改進工作

本會第十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任職，已將近滿期，為了計劃第十二屆執委的選舉工作，本會已產生一個七人小組，籌備一切會員的選舉工作。

為了能更好的做好選舉工作，該小組希望欠捐超過六個月的會友能迅速的來會交清。

出來，不為個人愛情而腐蝕着革命的意志，必須學習我國（馬來亞）婦女先烈的榜樣，培養優秀的革命品質，唯有這樣才能發揮婦女先烈的戰鬥精神，以實際的行動保證思想的解放和發展。當我國（馬來亞）廣大婦女組織起來的時候，就是祖國人民（包括半數婦女）接近翻身的一天，也是廣大婦女真正解放的一天！讓我們向正在同美帝國主義者作戰，為民族解放的越南的英雄婦女們學習，發揚“三·八”的革命精神，積極掘發婦女們的革命力量，堅持馬來亞人民傳統的革命精神，為爭取祖國和人民的解放，為爭取廣大婦女的解放，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國內一切反動傀儡展開堅決鬥爭，迎接勝利的明天！

(接第四版)

既使社陣和人民黨不存在，左翼運動的領導也不是職工會。

有些人問，如果兩個都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那麼“工運應當接受那一個政黨領導呢？”這是一個不成爲問題的問題。因爲既然都是左翼政黨，在政治上應該基本上是一致的了，因此只要工運接受這種政治主張，即兩黨的政治政策和思想路線，也就是接受其領導的了，而一路來（兩黨成立以來）在整個左翼運動中我們都是接受這兩黨的領導，以及接受聯邦社陣的領導（指前期，目前已經解散）。但是，由於星洲社陣在組織上，領導上，影響上和在國內外的聲望上都比其他左翼政黨有較好的條件，因而一路來在左翼運動中都是以它作爲主要的領導中心。

那些人說：“工人階級的政黨必須是以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與工人階級世界觀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幹部”，而社陣和人民黨“還沒有成爲那樣的政黨”。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這兩個政黨是以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教育其黨員和幹部呢？而工會才是根據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和工人階級世界觀來教育其會員和幹部呢？或者工會也不是以工人階級的理論和世界觀來教育自己的幹部和會員呢？若是，那豈不是對你們自己一個極大諷刺嗎？因爲你們自己不是大談要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嗎？事實上，一路來不僅是社陣和人民黨，而且是整個左翼的組織是以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和工人階級的世界觀來教育自己的成員和人民群衆的，問題只是在於其程度的深淺吧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我們希望那些朋友們大膽的公開否認這一點。否則要否認社陣和人民黨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性質的論點就不能夠成立。

* * * * *

工人階級，(二)方便其美英帝國主義主人對廣大人民的剝削和壓迫。

所以作爲被壓迫被剝削的工人階級必須更加努力做爲組織工作和思想準備，以便迎接更尖銳的鬥爭，並取得更徹底的勝利。

(接自第五版)

便企圖通過其法西斯的法律，加重剝削及壓迫廣大的勞苦群衆，“職工會修正法案”的提出進一步的說明了其壓制左派工會的反動本質。

從“職工會修正法案”條文中，行動黨把勞工部長高升爲勞工皇帝，把英帝直接統治時期的一些假民主也蕩然無存，擴大部長權力，干預工會內政；當工會內的職員或執委在“部長認爲”不適宜或非公民時，隨時可阻止及命令任何人擔任其職位，擴大壓制工人的工業行動，在工業行動時要經過祕密投票，票數要工會註冊官認爲“滿意”等等，所有這些條文內容不是很明顯地說明行動黨傀儡政權在鉗制工會的做法嗎！反動李光耀集團以爲這些“法律”是對它有利。其實恰恰相反，反動之法律只有加深工人的反抗；如聯合邦的反動聯盟政權頒佈“罷工禁止法令”後，聯合邦工友不是一樣地在展開罷工嗎？還有美國的交通運輸工人也不是在“罷工禁止法令”下展開罷工鬥爭嗎？那行動黨的法西斯修正法案又如何能壓制左派工會的發展呢？因此，儘管反動政權制訂的法令條文，都是在壓制進步組織的發展，這一切將會在人民的堅決反抗底下如以粉粹。

當英帝傀儡行動黨王朝的勞工皇帝，爲了要制造其御用工具如“勞商”，“巴士車僱聯”和“職總”等的時候，就可以通過勞工皇帝個人的“滿意”條文來利用流氓惡棍，盜賊綁匪去當工會負責人，爲行動黨王朝效勞，破壞左派的工會，損害廣大工人利益，如果廣大工人不被其御用的“職總”，“勞商”和“巴士車僱聯”等黃色工會欺騙而堅持團結在左派的工會的旗幟下，則行動黨王朝的勞工皇帝又可利用其個人“不滿意”的條文來解除左派工會中的積極有爲的工人領袖的職位，這一來又可達到反動行動黨王朝破壞廣大工人利益，爲英美帝效勞的目的。

由此可見行動黨王朝的“職工會修正法案”的醜惡目的是(一)加緊利用無恥的法令來束縛廣大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二)妄想以此法令來鞏固其不得人心的行動黨傀儡王朝。